

請間此豈請間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或問周勃雖則重厚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人持兵自衛似未得人臣事君之義而班固以爲漢伊周何耶潛室陳氏曰周勃處事然有周章處如旣入軍復問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入私謁皆非名之不來麾之不去舉動安劉事特幸成耳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一

歷代三

陳平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程子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和勝勝者爲君其臣之者非心說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苟死乎○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那時他也則隨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

龜山楊氏曰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

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為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

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
高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歟潛室陳氏曰
漢封功臣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
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
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
後附良雖從沛公但其時自有故若韓氏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
帷幄謀議不履行陣所以諸軍功者率在先

王陵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高后之事如何南軒張氏曰
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拒之獨問此三
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帝
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
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
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
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
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
凶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燄增長然
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呂
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
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

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
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
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疎矣不遏之於瓜牙未
就之初而採之於搏擊磔裂之後觀其間居深念
與劫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
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類之謀行
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固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
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漸出於
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
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
雖死而太義固已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雷霆震天下
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劉氏
者豈獨三子為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
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
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
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
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
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為言奉奉然
日以復廬陵王為事然其所以紆餘曲折而卒成
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

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濟
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

叔孫通

朱子曰叔孫通爲綿絕之儀其效至於羣臣震恐無
敢喧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便大不
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魯一生之不至亦
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叔
孫通之爲人不肯從他耳

或問叔孫通定禮樂召兩生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
而後可興漢初朝廷無禮羣臣拔劍擊柱若從兩

拔

兩生許大

生無救於目前從叔孫通曰臣聞楊子雲獨
以太臣許兩生如何潛室陳氏曰人有所不爲也
而後可以有爲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
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興禮
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
所不爲故以太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上其
事業也

四皓

朱子曰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分爭
却不出只爲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

惠帝結裏小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問四皓是如何人品因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爲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爲太子死亦脅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趙堯 季布 劉章 張蒼 酈寄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爲之廢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倦倦於趙主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怨其於趙主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強有弗利於已去之猶發蒙耳一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蓋亦反諸

季布
明哲
不終
事項

已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
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
下以婦道如關雎之詩豈特無母禍而已哉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
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
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髮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
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
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
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
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

得之矣

予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國事及誅諸呂一人亡
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雖太
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
陵之事則可鑑矣使章以才見急不得宿衛禁中
則後雖欲有為也尚何及哉

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
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
書者唯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
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疎陋猶

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就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予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張釋之

龜山楊氏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張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治皆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爲賢平爲喋喋可乎予謂上林尉真亡賴而虎圈嗇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或問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平定國爲廷尉民

自以不寬二者何以異東萊呂氏曰以史氏之辭論之則民自以爲不寬者勝於天下無冤民蓋天下無冤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攷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或問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寬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寬可乎或者說宣帝時廷尉不獨一千定國雖獨不在定國而定國坐視四千之死亦不能效張釋之之守法如何潛室陳氏曰漢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剛不吐柔不如者平也趙蓋韓楊之死今作文人但浪說耳

周亞夫

五峰胡氏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或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朱子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爲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

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反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

賈誼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

龜山楊氏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纖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

跡跡晚進之人初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不然耶此讒譽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有爲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疎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爲王傅

賈誼
嬰撫
在廷
之臣

漢儒
惟董
仲舒
純粹

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
嬰撫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名禍歟孔子曰
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漢之儒者若賈
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
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

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
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
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
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
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
好處也只有正我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
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大龜

南軒張氏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
身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
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
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
中來也讀其秦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
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
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
緩而不切也耶

或問賈誼陳治安策論民俗奢侈盜賊乘時而發夫
文帝躬脩玄默移風易俗以誼言觀之所謂移風
易俗者安在潛室陳氏曰誼煞有疎密太過處惟
文帝能受盡言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風
俗好處誼不爲無助

袁盎 賈山 馮唐 鄒陽 枚乘

龜由楊氏曰淮南王之驕恣其荏禍久矣然徵之即
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
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
也鄭其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
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奈
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庠可也袁盎不能明義以
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
反聞是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
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
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己之私怨
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爲質誤矣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諭盛言其侈
靡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
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

文帝不能用
牧頗

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
聞斯言必以為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
其病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
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
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
帝不能用李牧信矣揚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
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
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駟馬
之左騾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為將者皆然豈
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
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
道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
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
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
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田叔

龜山楊氏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
所處予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

田叔
善處
兄弟
之間

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為知
所處孟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
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為舒而
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五峰胡氏曰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
人子弟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
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事者何歟以太后
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孔子
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晁錯

龜山楊氏曰晁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
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
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
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自為也雖股肱耳目
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
懷諂者誤其君執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為禍
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共知之矣景帝
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
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
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

欲僥幸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爲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爲也以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爲黯者乎

南軒張氏曰是錯在當時只合使居論思獻納之職

觀其言之是者行之不是者置之而使之爲御史大夫則過其方矣至如馬謖不是孔明錯看他亦是用過其才謖平生參軍事煞有籌畫一旦使之自將兵所以敗耳使參謀爲都統如何做得

竇嬰 灌夫 田蚡

龜山楊氏曰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忤太后言可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並位公

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
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下人壯夫義士宜耻出其
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況以爲名高其志慕又何
其汙也蓋鶩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
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
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竇嬰區區復銳於爲救果
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
國其不族幸矣

上式

晉書陳氏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

越而式願公子俱死天下方事臣則而式猶欲
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衆人之所難爲
而武帝之所欲爲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爲之故天
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
爲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
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爲之乎

公孫弘

程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
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
姦人也

卜式
何不
先衆
人而
爲

水旱
不對
所由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為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為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為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

其於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張湯

陳水司馬氏曰或稱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公元公凱世濟其美饗養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樂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厲雖剛復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卿族遂亡然則厲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厲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

臣之大體

翼

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爲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宋均不能免其災瞽瞍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諛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寔有太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霍光

朱子曰霍光臨太節亦大有虧欠處○問君臣之變不可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正與伊尹同然尹能使太甲自怨自艾而卒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天子有爭臣七人兩旬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他更咆哮時也惡模樣曰到這裏也不解恤得惡模樣了又問光畢竟是做得未宛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宛轉了良久又曰人臣也莫願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宛轉不得○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裹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曰采對采非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如朝謁進止常不差尺寸似乎知學者後人往往輕加詆毀使之當大事必不能然立君豈易事呂氏之難或言齊主可立大臣以爲王舅駟鈞虎而冠卽立齊主復爲呂氏矣遂定議立文帝須謹擇於其初至如昌邑王在國素狂縱光不能察知而輕立之豈得無罪其後幸而能立宣帝劉元城謂取其無黨此則未然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夫何其溫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爲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爲者而何一毫有於已也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已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爲無窮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燄不可

公
德
尊

周
公
事
業
無
窮

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己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爲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卽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白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爲之助而無復言其姦則履霜堅冰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

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爲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爲學者譏議前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爲虛言而已矣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潛室
陳氏曰霍光仗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術蹤跡
踈昧

汲黯

龜山楊氏曰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
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猶忿褊迫者所能勝
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
孫弘輩若發蒙爾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
予獨疑其猶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
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
矣其有得於此乎

疏廣 受

或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景不薦引剛直
之士代已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
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
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
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
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
之便是樣子望之卽剛直之士

魏相 趙充國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爲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爲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槩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風格正拔之風或鮮矣

充國
三代之將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彊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

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
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
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回制度爲後世慮安養百
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下風耳

丙吉

丙吉問牛喘

陳水司馬氏曰丙吉爲丞相出逢群盜格鬪死傷橫
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禁盜賊守令
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
爲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
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
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
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
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
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
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
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且
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
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
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
歟昔士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爲政桃

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為丙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諂問以掩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南軒張氏曰丙吉深厚不伐在他人亦無所難者其德厚可稱也其為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救也吉見謂不親小事知大體二卿之死夫豈事之小者耶刑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逮魏相遠矣

黃霸

象山陸氏曰黃霸為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為區處曰其所不可為棺其亭猪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為烏所攫肉事毋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為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

丙吉
不逮
魏相

後世儒者乃以爲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猶爲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而已

匡衡

朱子曰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答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詞甚好又曰如宣元間詔令及戒諸侯主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曰匡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

劉向 蕭望之

霸山楊氏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是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徇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安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

見況餘人乎○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纔說做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爲做計較大甚纔被見破手足俱露是其模樣○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爲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爲羣小側目更生乃冷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平小人相爲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遠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爲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爲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

夫

南軒張氏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彊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羣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中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宦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遂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矣二子之疎也况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已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耶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羣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

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
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
則又其甚矣予觀一手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
篤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
之私蓋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
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
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憂國敦篤者矣

龔勝

涑水司馬氏曰王莽慕龔君實之名沐以尊爵厚祿
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實不勝逼迫絕食而
死班固以薰骨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辨之者也豈
不大哀歟昔者紂爲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
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
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
餓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殯其節
而已況於王莽馮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
詐僞而盜之又欲誣污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其
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
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
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鞶何以異於犬羊之

鄴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君賓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已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王莽

潛室陳氏曰莽拔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於是刻意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諂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勢既成而人皆知有莽矣於是力爲險異之行以焜耀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免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其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不傳也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冤一辭采女而請闕上書者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惟恐莽之一日去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筭之才賈儒之智兒曹之恩妾婦之行徒以驅委庸人籠絡小孺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乃掩竊太物豈非厄會然與

總論

張子
房隱
晦不
露

朱子曰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刻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意思○周人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荀簡自恣之行秦又太荀簡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大吏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南軒張氏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為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誠亦可取比之光魚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為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強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痾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傳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閒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為慮以王氏為慮當

如予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強於德自強於德則不
宜少有差失顧及尊傅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
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
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二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南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爲三公蓋鑒高帝之
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爲美談以予觀之光
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
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
橫於胸中則爲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帝之
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